



7保4
5984
8-6

11



門保
號 5984
卷 8-6

東漢會要卷二十五

宋 徐 天 麟 撰

職官七

黨錮始末

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植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晷二郡又爲謠曰汝南



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
農成瑁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
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
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
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
言深論不畏豪彊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履屣
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
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
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諄其占成
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結交諸郡

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
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
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實之徒二百餘人或
逃遁不獲皆懸金求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尙
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
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直正
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
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
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
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

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晁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尙張貌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置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

嬴谷宣褒爲八及刻石立碑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
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羅禍毒其死徙者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

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傳序

延熹九年時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實范滂之徒二百餘人陳實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

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陳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

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

李膺等傳

永康元年陳蕃旣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尙書魏郡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卽位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五 四
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
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
驗膺等誠陛下稷高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
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今臺閣近臣尙書朱寓荀
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正士朝之良佐尙
書郎張陵媯皓范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
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植
饗饗外內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書
奏霍譖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
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
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
見善知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
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
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
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
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
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
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建寧二年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
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大長

秋曹節因此諷有司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
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卽黨人也上曰
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爲
不軌上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
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
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
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爲膺門徒
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
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
吳道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
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
郭楫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
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
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
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
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
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
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
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
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其死徙廢者又六七百人

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
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
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
皆得解釋黨錮傳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起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
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強對
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
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
徙者唯張角不赦其後黃巾賊遂盛朝野崩離紀綱
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於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

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同上

范氏序曰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
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
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
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
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闕而猶假仁以效己
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彊梁褻氣片言違正則
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衰狙詐
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
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

執珪解草木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辨以要能釣
 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
 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夫勃興憲
 令寬賒文禮簡濶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
 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
 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
 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
 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
 恥見纓紉遂乃榮華邱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
 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
 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
 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
 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
 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
 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恩賜

棨戟

杜詩傳又郭躬傳云漢制棨戟即為斧鉞

駁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馮石

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卓茂

冠幘履鞮衣一襲

魯丕

三公之服黼黻冕旒

荆州刺史郭賀

虎賁旌頭鍾虞之樂

東海王彊

秘書列仙圖遊術秘方

東平王蒼

劍帶佩刀

虞廷

乘輿七尺佩劍

馮異

肅宗賜尚書寶劍韓稜楚龍淵

壽屬漢文陳寵濟

南椎成

韓稜傳

御衣及綬稟食公車

丁鴻

明帝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

鍾離意傳

桓帝賜梁冀入廟不趨劍履上殿贊謂不名

臘賜

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楛

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

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

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已上漢官舊

儀見何敞傳注

常賜

錢帛

衣服

衣冠

安車

什器

帷帳

養牛酒

羊酒

休沐

張禹為太傅錄尚書事五日一歸府

竇氏敗韓稜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

韓稜傳

致仕

尚書鄭均以病乞骨骸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前在機密以病致仕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明年賜尚書祿以終其身

太尉鄧彪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所在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

司馬均為侍中以老病乞身和帝賜以大夫祿歸鄉

里賈逵傳

劉愷為司徒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二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

鬻官

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綺營士各有差紀下

桓帝延熹四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綺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山陽公載記日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

東漢書卷之二十五
或三分之一於西
園立庫以貯之
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
百萬

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六年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
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
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
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

位羊續傳

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
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
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
譽然皆先出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傳母入錢
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曰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
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
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賣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妹邪烈
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
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
者不謂不當為公卿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
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崔烈傳
劉陶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各當出買官

之錢謂之修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本傳

卹典贈官

吳漢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耿秉卒賜以朱棺玉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

祭遵薨祠以太牢司農給費

永平元年東海王彊薨遣司空馮魴持節視喪事賜升龍旄頭鑿輅龍旗紀

梁竦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建塋陵旁

梁商薨帝親臨喪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

匣什物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疋及葬賜輕車介士

太傅胡廣薨五官中郎將持節奉使策贈太傅安樂

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並本傳

司空袁逢卒賜以珠畫特詔秘器飯含珠玉二十六

品使五官中郎將奉策賜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

進袁逢傳

太尉袁湯薨追贈特進

袁宏傳

司空楊賜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

蓋勳卒賜東園秘器贈襚送之如禮

並本傳

袁夢麒曰漢自公薨或追爵或賜諡或贈之印綬以示褒寵之恩未有以官追贈者至於印綬亦不過卽其生之官爵以贈之焉翟方進薨贈以丞相

高陵侯印綬孔光薨贈以丞相博山侯印綬此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

羊續傳

皆卽其生之官爵以

贈之而已世祖中興鮮以印綬褒寵功臣獨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追頌遵功德贈以將軍侯印綬亦不過卽其生之官爵以贈之無加於舊典也逮桓靈之世劉寬以太尉薨袁逢以司空薨皆贈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以至朱穆卒以尙書而追贈益州太守悉非先朝舊典至於後世大臣有加贈之恩蓋出諸此

官制雜錄

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來乃悉用宦者朱穆傳

舊制九州五尚書今一郡二人伏湛傳

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鄭弘奏請使郎

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傳

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乘勢楊秉傳

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馮緄傳

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李固傳

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召不得妄到京師蘇不韋傳

袁敞子漏洩省中語策免敞傳

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陳忠傳袁紀作錢帛

元和元年十二月除諸禁錮不得仕者令得仕袁紀

明帝時政事嚴峻九卿皆鞭杖左雄上言曰九卿位

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

以鞭杖誠非古典順帝即除之袁紀按雄傳鞭杖作撞撲

東漢會要卷二十五

東漢會要卷二十六

宋 徐 天 麟 撰

選舉上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建武六年十月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疆弱相陵元元失所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七年四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
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
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
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
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
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
孝廉歲以百數旣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
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
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
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一各一人

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
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
巖穴爲先勿取浮華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詔曰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思得
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
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
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
選補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

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德之士明正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五年三月詔曰朕以不明統理失中思得忠良正直之人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德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順帝卽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蹟索隱者各一人

沖帝卽位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永康元年五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並紀

博士弟子甲乙科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肅宗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

事近署

儒林傳序

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

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畧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召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旣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與誶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法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

東漢書卷二十六 四
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
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順帝陽嘉元年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

十人本紀案前書儒林傳成帝末歲課甲科四十人
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二十人

補掌故東京因仍舊
制今更增各十人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
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
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
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

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紀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者百餘人除
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紀

孝廉廉吏

郡太守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百官志

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以次補之光武始用孝廉為尚
書郎上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二人光祿歲察廉吏
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
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百官志注

章帝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紀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丁鴻傳

永元七年四月詔曰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人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守相

十三年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安帝元初六年詔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

延光二年八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

順帝即位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並紀

陽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
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
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
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
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尙書駁之曰
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
政必非章奏甘竒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
冠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割
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
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

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
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
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
勝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竒不拘年
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
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竒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
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
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

左雄
等傳

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

紀

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尚書
張盛奏除此科黃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洗
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

黃瓊傳

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
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
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
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
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意矣

張衡傳

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

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
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

黃瓊傳

桓帝卽位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
興化之本常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切而所在翫
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
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瘁困於調發
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
百戶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賊吏子孫不
得察舉杜絕邪僞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
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

紀

侍中尙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廉孝

李固傳

臣天麟按孝廉之舉始自西都嘗攷元朔詔書云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其令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詳觀此文則孝之與廉當是各爲一科故蕭望之薛宣黃霸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師丹孟喜皆以舉孝廉爲郎劉輔舉孝廉爲襄賁令至東都則合爲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

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矣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矣黃瓊言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是又失設科之本意也雖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爲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以後世之所不能及

至孝

安帝永初五年舉至孝與衆卓異者

紀下同

桓帝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

士各一人

崔實傳作至孝獨行

延熹九年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獻帝建安五年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

臣天麟按荀爽傳太常趙典舉爽至孝對策陳便宜靈帝詔舉有道之士而謝弼陳淳公孫度俱對策除郎中由是觀之漢世諸科皆有制策有司因以定其科第之等也

有道

安帝建光元年四月己巳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

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紀

安帝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陳忠上疏言嘉謀異策宜輒納用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

為侍中

陳忠傳

靈帝建寧元年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紀

建寧二年舉有道之士謝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

謝弼傳

敦厚質直

安帝元初元年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

郡守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紀

仁賢

中興以後復增淳朴有道仁賢獨行高節質直清白

敦厚之屬左雄傳論

鄧太后納樊準言屢舉方正淳朴仁厚之士樊準傳

茂才四行

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

才四行黃琬傳

光祿舉四行吳祐傳四行敦厚質朴謙讓節儉也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光祿勳歲舉茂

才四行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一人

漢官目錄見百官志注

鮑永舉秀才不應本傳按茂才西都本云秀才避光武諱改茂才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茂才孝廉歲以百數紀

明經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

乖疑難正恐先師遺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

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

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義異焉

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

十萬三人

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
增甲乙科員各十人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
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
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
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
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資賞進

靈帝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
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並紀

計偕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
視事三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所舉之人

令與計吏偕上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明
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國相歲移名與
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並紀

將帥

永初五年七月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陳任將帥者

建光元年十一月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武猛堪將帥各五人並紀

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合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左雄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周舉以此刻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郡選武猛不使郡選貪汙也本傳

漢安元年十一月詔大將軍三公選武猛試用有效驗任為將校者各一人

靈帝中平元年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陳之畧者詣公車並紀

耆儒

順帝陽嘉元年除郡國耆儒九十八人補郎舍人紀下同二年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

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魯魯不傳

獻帝初平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資糧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紀案吳會云此即累舉推恩之始

試尚書

安帝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孫懿移病不試翟酺對第一拜尚書酺傳

試博士

太常卿一人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百官志建武中太常選博士四人陳元為第一傳張元舉孝廉為郎會顏氏博士缺元策試第一拜為博士傳

蔡茂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紀

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本傳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建武七年朱浮上言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

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臣浮幸得與講圖識故敢越職帝然之傳

童子

熹平中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本傳

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

黃琬以公孫為童子郎

左雄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

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

各能通經雄並奏為童子郎左雄傳

任延年十二為諸生顯名太學中號為任聖童

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杜根傳

黃香年十二學經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郎

任子公孫

安帝建光元年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

人本紀

以父任為郎

桓郁 桓焉 周勰 耿秉 馬廖

宋均

以父任為太子舍人

黃瓊 袁敞

黃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

臧洪以父功拜童郎

延熹中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州縣楊秉傳

何休以列卿子詔拜郎中

東漢會要卷二十六 番禺 黎永椿校 陳慶修

東漢會要卷二十七

宋 徐 天 麟 撰

選舉下

公府選舉

舉能案劇衛胤傳建武二年辟大司徒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百官志

注

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日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

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漢官儀見百官志注和紀永元五年注又作建初八年詔未知孰是

安帝永初二年九月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合得外補元初六年二月詔三府選掾屬高弟能惠利牧養者

五人並本紀

安帝時三府任輕陳忠上疏曰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

陳忠傳

順帝陽嘉元年十二月詔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敘先後情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紀

二年郎顛上疏曰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

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顓對曰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戆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

郎顓傳

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污免

袁紀

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

試李固與吳雄上疏言選舉補署可歸有司帝感其言自是希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

李固傳

桓帝時陳蕃上言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陛下宜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豈不幸甚

傳

靈帝時呂強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刻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

東漢書卷之二十七
三
之責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官者傳

初朝廷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

州人士不得相對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

選用艱難蔡邕上疏幽冀舊壤闕職經時而三府選

舉踰月不定而坐失三互自生留閣願蠲除近禁無

拘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邕傳

趙戩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

輒堅拒不聽王允傳

公府辟除

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

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百官志

梁商為大將軍在位所辟召皆四海英俊袁紀

司徒楊賜坐辟黨人免傳

永建三年太尉桓焉以辟召非其人免袁紀按本傳云辟召禁錮

者為吏

臣天麟按公府有辟命自西京則然矣然東漢之

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為通儒而辟

丞相府史蔡邕少博學好辭章而辟司徒橋玄府

周舉博學洽聞為儒者宗而辟司徒李郃府又有

五府俱辟如黃瓊者四府並命如陳紀者往往名

身漢會要卷二十七 四
公鉅卿以能致賢才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
秉為重是以譽望日隆名節日著而一洗末世苟
合輕就之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
以其所主其斯之謂歟

州郡辟除

從事史十二人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

百官志

臣天麟按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
者其選亦甚難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
胡廣之賢而不免仕郡為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
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

吏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穉之初筮也
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如此初不以為
屈也雖然豈特東京為然哉考之西都趙廣漢河
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
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一時卓絕雋偉
之才而卒不免由郡縣吏以進身以至博士弟子
丙科亦補掌故一藝以上但補卒史則知漢世仕
進之路太抵如此嗚呼安得以三代選舉之法而
語之乎

郡吏

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郡吏補歲滿一更百官志

上計吏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紀按漢制郡國歲盡

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眾事謂之計簿東都上計吏多留補郎官中間嘗罷之今又復也舊注乃引西漢舉孝廉與計偕則其事不類矣

桓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楊秉上言宜絕橫拜

自此終桓帝世無復留拜者楊秉傳

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文苑傳

趙壹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吏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

百餘人拜伏庭中壹獨長揖而已文苑傳

聘處士

漢室中微士之醜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者蓋不可勝數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召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梗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逸民傳序

逢萌王莽時解冠掛東都門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

東漢書卷三十七
山養志修道詔書召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連聘不起以壽終

周黨勅身修志託疾杜門建武中聘爲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召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尙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許焉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

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罷之初黨與同郡譚賢鴈門殷謨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召並不

到

周黨傳

王霸少有清節及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召到尙書拜稱名不稱臣以病歸連聘不至

傳

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光武卽位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諫議大夫

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聘不至傳

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人書舉賢良孝廉特聘皆

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

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燮與良俱辭疾而歸傳

法真博通圖典為關西大儒順帝虛心欲致前後四

聘真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傳

周勰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聘玄纁禮備因辭廢

疾傳

黃瓊永建中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聘瓊至

綸氏稱疾不進先是聘召處士多不稱望李固以書

遺之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召初至

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

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

太盛乎自頃禮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

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

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

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

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瓊傳

黃瓊上疏順帝曰臣前上疏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

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

東漢書卷二十七
上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
官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召錯等瓊傳
樊英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安帝初召爲博士至延光
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聘英及同郡孔喬李曷北海
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
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召
不能屈而敬其名本傳

范曄論曰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
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
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尙書奉引延
間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
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黃琬傳

李固上疏曰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
廣陵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
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
歸服聖德李固傳

徐穉字孺子恭儉義讓屢辟公府不起後舉有道家
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陳蕃胡廣上疏曰伏
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

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云云桓帝乃以安車立

纁備禮聘之並不至

徐穉傳

帝又召安楊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應馬萬疋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桓傳

韓康遯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召不至桓帝乃備立纁之禮以安車聘之康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因

道逃遁

本傳

楊著以經行知名延熹二年公車備禮召至霸陵稱

疾歸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勉勸著遂不就家拜著東海相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

楊彪傳

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召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宏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康時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

荀爽傳論

范曄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

東漢書卷二十七
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
價非所能通物方宏時務也及聘樊英楊厚朝廷若
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
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
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眾原其無用亦所
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方術傳上

臣天麟按世祖鑒高帝慢罵儒生之失故下車之
初側席幽人首訪嚴光聘周黨擢卓茂於密令而
加諸三公之位由是嵒巖之彥始以廉隅自厲而
風俗師師競以節義相高如薛方逢萌王霸譚賢

王良王成之徒或聘而不至或至而不屈皆足以
激懦律貪明帝章帝亦旌禮劉平江革劉般毛義
薛包之倫以勵忠孝之節下至安順諸君雖未必
有尊賢重道之實意而玄纁安車之聘亦不絕於
郡國然其間往往實不足以副名才不足以康世
史謂方召樊英楊厚待若神明及至竟無他異無
亦聘召太濫而拘儒俗士俱得以蒙邱園之賁李
固謂毀謗布流應時折減殆亦有由然則人主寤
寐英傑固不可不搜抉幽隱而亦不可泛及於常
流使弓旌玉帛之所招必皆抱道隱德之士然後

東漢會要卷二十七
足以爲世所貴而終南嵩少不至爲仕途捷徑矣

宣陵孝子

靈帝熹平六年市賈民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
郎中太子舍人蔡邕上封事曰臣聞孝文皇帝制喪
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之親公卿列臣受恩
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
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
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
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
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
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遣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
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匈匈道路太子
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邱墓凶醜之人其爲不
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有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詔宣
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邕傳

選舉雜錄

范曄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
士升之司馬辨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
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
漢初詔與賢良方正州縣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

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
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
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
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
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
算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尙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
間稱爲得人斯亦效實之證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
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
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
設壇席尙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

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
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
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
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暲樂巴牧民之良幹
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
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
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
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
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
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

將王暘李膺彌逢克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
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
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
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
來軫方適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

心力之爲乎

左雄傳論

章帝建初五年五月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
先至者各以發憤吐瀝畧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
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
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紀

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
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
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
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
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
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人持心近薄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有具所以磨之故也士宜
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
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本傳

元和三年上問鄭弘欲止令三輔選尚書御史孝廉

茂才餘郡不得選引對曰虞舜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二帝豈復出於三輔乎陛下但當明勅有司使得人耳上善其言袁傳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戊子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

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

明勅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漢官儀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

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

修能任博士三日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

才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

決斷才任三輔合皆存孝悌清白之行自今以後審

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務

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

之法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

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

無糾察今新崇故令且復申勅後有犯者顯明其罰

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郡

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

故也紀

鄧太后臨朝樊準上疏曰光武孝明多聘名儒布在

廊廟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

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譏譏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

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臣愚以為宜下明

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公卿各舉明經及

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

律令太后深納其言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傳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詔日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

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

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

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

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

不次紀

順帝陽嘉元年十一月詔日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

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

其人是以前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

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情覈高

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紀

靈帝時蔡邕上疏曰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

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

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

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

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

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

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邕傳

東漢會要卷二十七

東漢會要卷二十八

宋 徐 天 麟 撰

民政上

戶口

漢興至於孝平戶口極盛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于孝和民戶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間兵飢之苦民人復損至于孝桓頗增於前永壽二年戶千

東漢書卷二十八
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
墾田亦多軍師屢征及靈帝遭黃巾獻帝卽位而董卓興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全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尅平天下文帝授禪人眾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

帝王世記見郡國志注

應劭漢官儀曰永和十一年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記永嘉二年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眾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謐校覆精審復非謬記未詳孰是豈此是順朝時書後史卽爲本乎

郡國志注

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輒載戶口及墾田大數今列于後以見滋減之差焉光武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

明帝永平十八年戶五百八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口
 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一章帝章和二年戶
 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
 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和帝永興元年戶九百二十
 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
 二百二十九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
 畝百四十步安帝延光四年戶九百六十四萬七千
 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墾
 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二十三畝八
 十五步順帝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
 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墾田六百
 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
 四步冲帝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
 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墾田六
 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八步質
 帝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
 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墾田六百九
 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

郡國志注

列郡戶口數

並見郡國志今不詳錄

雜錄

東漢書卷之八
三
建武十五年詔下諸郡檢覈戶口年紀紀

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紀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者為令紀

三年正月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憚怛之愛有忠利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紀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食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賊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寇賊害人此亦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寇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本傳

鄉三老

鄉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扁表其門以興善行百官志

爵見賜
爵類

鄉亭長

東漢書卷之四
四
鄉置有秩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亭長以禁盜

賊百官志

民伍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長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

百官志

孝悌力田

明帝即位賜爵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注云云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

紀下同

元和二年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疋勉率農功

餘見賜爵類

勸農桑

明帝永平三年正月詔有司免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蝥賊

十年四月詔曰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

功百姓勉務桑柘以備灾害吏敬厥職無令愆惰
永平中下令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
耕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劉般上言郡國
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
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
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
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以
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種亦通
爲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
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

劉般傳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
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
勸農桑宏致勞來

元和三年二月詔曰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
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
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
農夫之勞

安帝永初三年七月庚子詔長吏案行在所令種宿
麥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糧餉

並紀

假民田苑

東漢書卷二十八
六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
有差紀下

十三年汴渠成詔曰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
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

章帝建初元年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樂田賦與貧
人

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爲本故古
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
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飢色白牛疫已來穀食連少良
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爲負其令郡國募人
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
爲雇耕傭賃種餉貲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
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三年二月詔日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
田尚多未有懇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種糧務盡地
力勿令游手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甲戌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
成園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九月令官有
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二歲

九年詔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取假稅

十一年令民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十二年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蔬食

十五年令百姓鰥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稅

安帝永初元年二月丙午以廣成游獵地及被災郡

國公田假與貧民

三年三月詔以鴻池假與貧民四月詔上林廣成苑

可墾闢者與貧民

賜民爵賜粟

建武三年閏月賜天下長子當為父後者爵人一級

紀下

二十九年二月庚申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

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年五月大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

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

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明帝即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

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及流人無

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粟人十斛

永平三年立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

東漢書卷二十八
八
悌力田人三級民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
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二年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
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
篤癯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五年四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郎從官以下帛
十七年五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
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
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從官以下帛有差

十八年四月詔以時雨不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
及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章帝建初三年立皇后竇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
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
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四年四月戊子立皇太子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
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
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斛

元和二年嘉瑞屢臻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
孤獨帛加賜男子爵人二級

東漢書卷二十八
禮
和帝永元三年帝加元服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八年二月己丑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二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安帝永初元年正月皇帝加元服賜男子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爵人二級流民欲占者人一級

元初元年改元賜民爵人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民脫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貞婦帛人一疋

永寧元年立皇太子賜民爵及布粟各有差

延光元年改元賜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加賜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二疋

三年鳳凰集賜男子爵人二級

順帝永建元年賜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癡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疋

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一級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癡不能自存者帛一疋

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梁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子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癡貧不能存者

粟人五斛

永和三年四月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質帝本初元年六月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桓帝建和元年賜吏更勞一歲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篤癡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人帛三疋

獻帝建安元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

東漢會要卷二十八

東漢會要卷二十九

宋 徐 天 麟 撰

民政中

賜酺

明帝永平十五年令天下大酺五日

章帝元和二年令天下大酺五日賜洛陽人當酺者

布戶一疋城外三人共一疋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酺五日庚辰

賜京師酺並紀

臣天麟按周禮族師有春秋祭酺之文先儒謂族

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勸酬也史記趙惠文王三年大赦置酒酺五日秦始皇亦令天下大酺漢時有賜酺之恩蓋本於此蓋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使得合聚飲食酺之爲言布也言王者布德於天下也

復除

建武五年詔復濟陽二年徭役帝生於濟陽故復之

十九年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母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曰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

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年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三十年復濟陽縣是年徭役

明帝永平五年常山三老言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吏掾及門闕走卒

桓帝永康元年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靈帝光和六年復長陵縣比豐沛並紀

臣天麟按漢之有復除猶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賦役之謂也然西京時或以從軍或以三老或以孝悌力田或以明經或以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後以至民產子者大父母父母之年高者給崇高之祠者莫不得復其間美意至多至東郡所復不過濟陽南頓元氏數邑蓋專為天子之私恩矣

崇孝行

孝經師主監試

百官志屬司隸校尉

明帝時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

樊準傳

毛義以孝行稱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

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

劉平傳序

薛包以至孝聞建光中公車特召包稱疾不起有詔

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上

江革母老自輓車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後上書告歸

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

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也

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

以終厥身有不幸祠以中牢

本傳

荀爽舉賢良方正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

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講

東漢書卷二十九
三
孝經選吏舉孝廉蓋以孝為務本傳

東平王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

鄧太后增邑五千戶東平憲王傳

東海孝王臻及弟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瘠順

帝美之詔曰東海王臻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

哀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孝行有增戶之封今增臻

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啟土宇以酬厥德東海恭王傳

戒奢侈

聖上觀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

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

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

而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

織靡而不復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

是百姓滌瑕蕩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

欲之源滅廉耻之心生東京賦

章帝建初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飢

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

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

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

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
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
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夏四月癸巳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穀吹綸絮紀

安帝永初元年九月庚午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
無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紀

元初五年七月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
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屨朝廷躬自菲薄去
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尙乏儲
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

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尙若斯何以示四遠
設張法禁墾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旣
立鷲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紀

王符著潜夫論指訐時短其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
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
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
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
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
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
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布邑萬數類

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博持掩爲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禦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婆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不知爲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眾纒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巧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粟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絺革烏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

東漢會要卷二十九
六
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笥中女布犀象
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靡轉相
誇咤其嫁娶者車駟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
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
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迺得衣繪絲而乘車馬
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畧用孝文之制王符傳
桓帝永興二年二月詔曰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
災異之降必不空發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
宜損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紀

荒政上

建武二年秋九月關中飢民相食

紀下同

五年四月旱蝗五月丙子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
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
案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六年正月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踴
其令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篤癯及無家
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明帝永平十八年四月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
麥傷旱秋種未下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
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

東漢書卷二十九
七
者粟人三斛理冤獄錄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岳四瀆
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雨長吏各絜齊禱請冀蒙
嘉靈

章帝卽位初年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勿收兗豫
徐州田租芻藁其以見穀賑給貧人

建初元年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稟
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
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
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
容姦妄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

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
宏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
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
理冤獄

五年二月甲申詔曰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其令
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
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

和帝永元四年十二月壬辰詔今年郡國秋稼爲旱
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藁有不滿者以實
除之

五年二月丁未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鬻爲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覈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呼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二月庚申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開倉賑稟三十餘郡

六年二月乙未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兗冀青州貧民三月庚寅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稟之其有販賣者勿出租稅又欲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二十四月詔賑貸并州四郡貧民五万河內陳留蝗

九月京師蝗詔百寮師天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

九年六月蝗旱詔今年秋稼爲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芻藁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收假稅

十一年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十二年二月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蔬食閏月賑貸燉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六月舞陽

大小賜被水尤貧者穀人二斛

十三年二月丙午詔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秋詔象林民失業農桑者賑貸種糧稟賜下貧穀食九月詔曰荊州比歲不節今茲淫水爲害餘雖頗登而多不均澆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藁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

十四年四月庚辰詔貸張掖居延燉煌五原漢陽會稽流民下貧穀各有差是秋三州雨水十月甲申詔兗豫荊州今年水雨淫過多傷農功二兵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芻藁其不滿者以實除之

十五年閏月乙未詔流民欲歸還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二月詔稟貸潁川汝南陳留江夏梁國燉煌貧民六月詔令百姓鰥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稅

十六年正月乙卯詔貧民有田業而以匱乏不能自農者貸種糧二月己未詔兗豫徐冀四州此年雨多傷稼禁沽酒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犁牛秋七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

東漢會要卷二十九
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
罰辛巳詔天下皆半入今年田租芻藁其被災害者
以實除之貧民受貸種糧及田租芻藁皆勿收責

東漢會要卷二十九

東漢會要卷三十

宋 徐 天 麟 撰

民政下

荒政下

殤帝延平元年六月詔曰自夏以來陰雨過節其減
大官導官尚方內府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七
月勅司隸校尉部刺史各實覈所傷爲除田租芻藁
安帝卽位詔以宿麥不下賑賜貧人

永初二年正月稟河南下邳東萊河內貧民二月乙
丑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稟貸流民

十月庚寅稟濟陰山陽立菟貧民十二月辛卯稟東郡鉅鹿廣陽安定定襄沛國貧民

三年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詔以鴻池假與貧民

四年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以年飢故詔以三輔

比遭寇亂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算芻藁稟

上郡貧民各有差二月稟九江貧民

七年詔郡國被蝗傷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

滿者以實除之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賑

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飢民又調潁

水縣穀輸敖倉

元初二年正月詔稟三輔及并涼六郡流冗貧人五

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詔三司既不奏聞又

無舉正欺罔罪大方今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其

務消災疫安輯黎元

建光元年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遣光祿大夫

案行賜死者錢八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災甚者勿

收口賦十一月詔京師及郡國被水兩傷稼者隨頃

畝減田租

延光元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詔賜

壓溺者年七歲以上人錢二千其敗壞廬舍失亡穀

食粟人三斛又田被淹傷者一切勿收田租若一家皆被災害而弱小存者郡縣爲收領之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詔以疫癘水潦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

三年正月丙子京師地震漢陽地陷甲午詔實覈傷害者賜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郡縣爲收斂勿收漢陽今年田租口賦四月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內魏郡陳留東郡稟賦貧人六月旱遣使者錄囚徒理輕繫

五年四月京師旱詔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

過更

六年十一月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瞻恤窮匱而百姓猶有棄業流亡不絕疑郡縣用心怠惰恩澤不宣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藁

陽嘉元年二月稟甘陵貧人大小口各有差京師旱勅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嶽瀆遣大夫謁者詣嵩高首陽山并祠河洛請雨戊辰雩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贍詔案行稟貸勸農功賑乏絕稟冀州尤貧民勿收田租口賦

三年二月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

須得霽雨

永和四年太原郡旱民庶流冗遣光祿大夫案行稟貸除更賦

質帝本初元年海水溢使謁者案行收葬樂安北海人爲水所漂沒死者又稟給貧羸

桓帝建和元年詔災害所傷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其不滿者以實除之二月荆揚二州人多饑死遣四府掾分行賑給

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在所賑給之絕
安慰居業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詔司隸校尉勅刺史日蝗災爲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京師蝗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永壽元年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勅州郡賑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十分之三以助稟貸其百姓吏民以見錢雇直王侯須新租迺償六月洛水溢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失屍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壓弱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

千壞敗廬舍死亡穀食尤貧者稟人二斛

延熹九年正月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饑窮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災異日食譴告累至政亂在予仍獲咎徵其令大司農絕令歲調度追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司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遣三府掾賑稟之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溢詔州郡溺死者七歲以上人錢二千一家被害者悉爲收斂其亡失穀

食稟人三斛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宏農三輔螟遣守宮令之鹽監穿渠爲民興利令郡國遇災者減田租之半其傷害十四以上勿收責

獻帝興平元年七月三輔大旱自四月至於是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時一斛穀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賦恤有虛迺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迺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責有司於是尙書令以下皆請

東漢會要卷三十一
省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並紀

奴婢

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紀下

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爲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爲庶人

七年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畧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之手
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八月癸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凡所炙灼者爲庶民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畧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爲庶人

十三年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畧爲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畧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爲庶民賣者無還直

殤帝延平元年詔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

疲癯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安帝永初四年諸沒入爲官奴婢者免爲庶人

禁厚葬

建武七年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殫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其布告天下

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紀下同

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喪貴致哀禮在寧儉今百姓送終之禮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上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豈祖考之意哉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

安帝永初元年禁殫財厚葬

和帝永元十一年七月詔曰吏民踰僭厚死爲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王符著書以譏當時號潛夫論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栢柁槨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檺梓豫章之木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沂

洛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文帝葬芷陽明帝
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
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迺崇喪或至金縷
玉匣櫛梓榿柁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
松栢盧舍祠堂務崇華侈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
秋以爲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况
於羣司士庶迺可僭侈過天道乎王符傳
永元十六年司徒張酺薨酺病困勅其子曰顯節陵
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吾爲三公不能從制
豈可犯之乎無起祠堂露祭而已袁公紀

趙咨遺書勅其子曰古之葬者衣以新藏之中野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陶唐
逮於虞夏猶尙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
周室因之復重以牆翬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復含
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
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
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頽陵
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大
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爰暨暴秦違道
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

單於驪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華夏之士
爭相陵尚并棺合槨以為者愷豐貴重祿以昭惻隱
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王孫裸葬墨夷
露骸皆達於性理遺於速變况我鄙闇不德不敏簿
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
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故遠采古聖近
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合容棺槨歸即葬平
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
戲小子其也之哉

范冉一作丹臨終勅其子曰吾生於昏世值乎淫

侈之俗生既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於世氣絕

便斂斂以時服衣足散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畢

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

封高下足令自隱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並本傳

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通塞命也始終

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綿牢以釘

密吾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幅巾而已奢非晉

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本傳

臣天麟按竭資用以奉窀窆西都雖未設禁然觀

貢禹言於元帝曰眾庶埋葬皆虛地上以實地下

東漢書卷三十一
九
過自上生楊王孫報鄭侯書亦曰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糜財單幣腐之地下由此觀之則末俗浮侈自西京已濫觴矣中興以後蔑禮違制日以甚故自建武永平詔書數下明立禁防而王符著論深譏當世生不極養死迺崇喪往往貴戚豪右莫能易華返質獨高人達識不爲流俗之所遷染如楊震鄭宏王堂鄭元輩皆遺令葬薄以矯愚俗周盤勃其子曰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心聖道趙咨將終亦告其故吏使薄斂素冠以土壤欲令速朽不聽子孫改之噫若數子者其特立獨行不展轉於流俗者歟

瘞遺骸

安帝元初二年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棺槨朽敗者皆爲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錢人五千紀下

質帝卽位以兵設連年死亡流離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賴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卹以慰孤魂

本初元年二月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方春屆節掩骼埋斃之時其徵比郡見穀收葬枯骸務加埋恤以稱朕意

桓帝建和三年詔曰京師廝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骼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若無親屬可於官墻地葬之表識姓名為設祠祭

永壽元年洛水溢鴻德苑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失屍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以七歲以上賜錢人二千

終

東漢會要卷三十

番禺黎永椿校



